

## 弹给自己听的古琴

在各种中国传统乐器中,有一种乐器不仅因为历史悠久,还由于其独特的修身养性作用,而为中国历代文人所钟爱,并成为中国古代文人“标配”,这就是古琴。

先说其悠久历史。仅仅从名字上的“古”,就能望文生义地知其年代之久远。伏羲乃华夏民族人文始祖,《琴操》载“伏羲作琴”,说明那个年代已有此物。而关于琴的最早文字记载,当数《诗经》等典籍。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:“窈窕淑女,琴瑟友之”;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:“我有嘉宾,鼓瑟鼓琴”;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:“妻子好合,如鼓瑟琴”。这说明古琴至少在周朝,就是一件非常大众化的乐器。

去年冬天出差北京,适逢钟粹宫举行“大圣遗音——故宫博物院古琴文化展”。在这里,我见到了目前最古传世名琴“大圣遗音”,它也是故宫博物院现存唐琴中唯一一张明清宫廷旧藏琴,琴腹内龙池四角之朱漆隶书“至德丙申”四字,透露出这张古琴的诞生时间是公元756年。有意思的是,当初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南库曾将此琴记为“破琴一张”,二十多年后王世襄先生注意到这张琴的腹款,经名家修葺,重新定名为“大圣遗音”,上世纪六十年代,专家鉴定此琴乃“传世最古之古琴,造型优美别致,色彩璀璨古穆,断纹隐起如虬,铭刻精整富丽,不愧是一件‘天府’奇珍,琴中之宝”,并定为一级品甲。

虽然古代帝王不乏古琴爱好者,但总体而言,宫廷里的古琴多为“收藏品”。对古琴真正痴迷并使之成为日常器物者,是古代文人雅士。古琴音域宽广,音色深沉,余音悠远,且“兼三才而备九德”这也让抚琴成为文人雅士抒发自我、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。同时,又由于古琴要求弹奏者须由躁入静进而物我两忘,这也契合中华传统文化追求意境、崇尚内敛含蓄的特质,因而成为中国文人雅士人格培养和升华的重要途径。

在历代文人雅士中,苏东坡精深的琴学修养非常人所及。他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湛的咏写琴曲、琴人、琴谱等方面的诗,如《听武道士弹琴》《次韵子由弹琴》《书醉翁操后》《听贤师琴》《书琴二首》《听僧昭琴》等。不仅如此,他还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艺理论及音乐思想体系。苏东坡一生命运跌宕起伏,“居庙堂之高”时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导,“处江湖之远”时则以道家出世思想为精神支柱。在其所作《行香子·述怀》中,便可感受到道家的思想,以及其透出的禅意:“且陶陶、乐尽天真。几时归去,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,一壶酒,一溪云。”

古琴对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升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,也让不少生活在喧嚣都市的现代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家园。近年来,全国的古琴爱好者越来越多,这与一些专业或非专业人士的大力推广是分不开的。在故宫博物院的钟粹宫,我就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杨致俭、曹怡玲夫妇。杨致俭是当代古琴制作者、演奏家,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“古琴斫制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,长期致力于古琴文化保护和推广。近年来,他们受邀于故宫从事琴谱研究,以及故宫收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古琴的复制。也正是由于许多像杨致俭、曹怡玲夫妇这样的人大力推广,使古琴这个古老乐器拥有了更多的年轻知音。

古琴是“弹给自己听”的乐器,因而省却了几多浮名浮利、虚苦劳神,增添了几份乐尽天真、宁静致远。倘若有一天成为“闲人”,更可以“对一张琴”,放飞自我、放飞生命。

细数起来,我和朵云轩的缘分已近半生,朵云轩让我知道什么是好的艺术,什么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,从某种角度而言,它是我的起点,并始终给我向前走的勇气。

1986年,朵云轩旗下的书画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《中国画技法入门》丛书。总编曹惟乾组织了当时海上画坛的中坚,如陈佩秋、应野平、俞子才、乔木、钱行健等书画家们参加编绘工作,今人今画,力图打造一套“当代芥子园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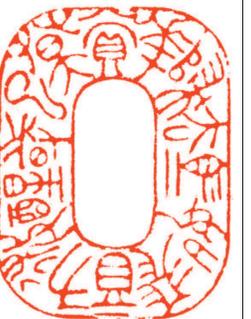
那些年,我在工艺美术进出口绘画组工作,传统基本功算是比较扎实,经忘年交钱行健老师介绍,和年画编辑组的张雄一见如故,用现在的话说,成了工作上的“死党”,作为他的一名主力画者,画了不少单页招贴画。因此,当得知要出一套“怎样画”系列丛书,张雄和钱行健合力向曹惟乾推荐了我。而曹惟乾并不因为我只是个二十多岁、尚不见经传的小青年,在钱行健的陪伴下,他竟径直来了我家,看了我的作品后,立刻就拍板说让我负责《怎样画树》这一辑。有幸同前辈们一起参与此项活动,真的是万万没想到。激动之余,我唯有全心投入。

最近在读钱旭红院士的书《改变思维》。他在谈读书求知时强调知识要转化为真正的见识和能力,一定要有创造性思维,独立思考。他说,在科学启蒙时代,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;今天,知识爆炸式增长,获得知识容易得多,获取的渠道也日益丰富,伴随而来的却是好多人迷失在知识里,特别是迷失在网络展现的知识里。知识虽是文明传授的载体,但不是根本,更不是全部,超越知识本身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心态才是真正的核心。因而可以说,思维和精神才是力量。人要在读书求知中有效地拔尖成才,一定要勇于质疑,敢于提问,养成创造性思维。

以色列人口几百万,花径满庭芬芳,四季轮回悠长。一点一滴幽梦,山水入梦嫣然。

岁月流逝,我们都在试图抓住点什么,其实无处可抓,艺术上我们总想表现点什么,事实上朴素是最美的东西,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在此境界值得每一个人,每一位艺术家做无穷毕生的追求,他(她)们师法自然,在自然中寻找自己的一份感悟与感动。艺术千秋雪,幽兰恰相逢。艺术无处不在,美学自在心中。

这是使命,也是精神指引,有了这样的一盏灯,



《赏花》(回文诗)  
(篆刻) 徐兵  
释文:(传为苏轼作)  
赏花归去马如飞,  
去马如飞酒力微。  
酒力微醒时已暮,  
醒时已暮赏花归。

## 读书要带脑袋

江曾培

这里反映着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:一个鼓励孩子大胆探索,培养质疑精神;一个则是要求孩子听话,陈陈相因,墨守成规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称,超过20%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堂上提问或参加讨论。这表明,我国学生很多是被动接受教育,把书本上和教师的话当作金科玉律,缺乏独立思考。对此,钱学森曾留下“钱学森之问”:我们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教育重灌输,缺乏对质疑精神

## 印象“心象”

丁一鸣

生命的道路,就像人生的道路,坎坷曲折,能在这条路上坚持的人不多,张吉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她所从事的花鸟画和书法创作研究,别具风貌,她的作品是写出来的,师吴昌硕吴家之风,又不拘泥于其,通过自身对花鸟的一份敏感,在人才辈出、高手如林的书画舞台中,能不忘初心,坚持不懈,并得一席之地,值得赞赏,必然肯定。张吉的作品,既传承又创新,既印象又写实,是否可以以说,在“心象”的表达上,既入世又出尘,这就是艺术本身。

## 亲爱的,请你慢慢来

叶子

一转眼欢乐的暑假时光已经成过去时,开学近月余,不知道大家都还好吗?随着9月1日的到来,我们家母慈子孝的场面渐行渐远。每日“磨叽娃”和“催催妈”的对抗大戏准时上演。每天清晨叫醒服务的体验一般都不太愉快,一个要继续睡,一个要赶紧起,在一拨又一拨的拉锯中“催催妈”的音量一直在按增加键,“磨叽娃”的小嘴一直在按加长键。此刻使用频率最高的词

神的倡导和培养,恐怕是个重要原因。

古人早就说过:“疑者,觉悟之机也”,“学贵有疑,小疑则小进,大疑则大进”。因为,不是消极的接受,而是积极的审视,能够从中发现问题,方有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。宋代理学家张戴曾打比喻说:“譬之行道,将之南山,须问道路之出,自若安生,则何尝有疑!”就是说,要成功地更好地进入“南山”,不能安然接受现成的看法,而需思考“路”之来龙去脉,弄清其中之疑,



发现问题,提出问题,而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,正是解决问题的前提。按爱因斯坦的说法,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。宋代另一位哲学家陆象山说:“读书无疑者,须教有疑,到此处方是长进”,“为学患无疑,疑则有进。”为学要“疑”,要能由此及彼地生发开去,自然首先是要“学”,不勤学苦读,不入书海,不登山,根本就从“疑”起。然而,决不可死读书、读死书、读死书,而必须带着脑袋读书。这首先因为读书是为了用书,要学以致用。有一个英国人,叫亚克敦,嗜书如命,书房里藏有7万卷图书,他一生都用在读书,可并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生发与创造。“他就像戈壁的沙漠吸流水一样,吸收了知识,但清泉却不能喷到地面上。”日本人鹤见佑辅就此写了一篇文章,题目叫《徒然的笃学》。鲁迅于1928年将它译成了中文。这种“徒然的笃学”,就是读书不带脑袋的一种。

由此可知,读书学习决不可止于单纯知识的接受,而必须伴之以独立思考。孔子说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一定要把学与思结合起来。这就是说,读书一定要带着脑袋。造就创新能力的人才,如钱旭红院士所说,一定要大力弘扬创造性思维。杰出人才不是用单纯的知识灌注所能造就的,而是要培养其具有敢思敢想的品质,勇于疑前人所不疑,具有创新思维。

阶段,时间的概念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慢慢建立起来的,而心急的我们常常因为孩子跟不上我们的节奏强行按下加速键。“催催妈”固执秉承的要求和标准却让这些提前到来了。

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不磨蹭?很抱歉,不存在这样的时候。因为磨蹭是人的天性。磨蹭其实是孩子的必经

停键,一个8岁的孩子因为“催催妈”的唠叨和标准开启了屏蔽模式,隔离和生疏本应到青春叛逆期才会冒头,而心急的“催催妈”固执秉承的要求和标准却让这些提前到来了。

一个孩子在什么时候才能不磨蹭?很抱歉,不存在这样的时候。因为磨蹭是人的天性。磨蹭其实是孩子的必经阶段,时间的概念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慢慢建立起来的,而心急的我们常常因为孩子跟不上我们的节奏强行按下加速键。“催催妈”固执秉承的要求和标准却让这些提前到来了。

明请看:回望在朵云轩的青春岁月颇多感慨。愿海上朵云:天光云影,再造时代艺境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还有,书的内容受着历史、认识、水平等各种条件的限制,并非都是尽善尽美的,读书不宜囫圇吞枣,照单全收。孟子说过“尽信书,则不如无书。”他正是在努力读书学习中,既重视前人学说,又不拘于前人的学说,把孔子“仁”的观念发展为“仁政”学说。提出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培根,也说过“不可尽信书上所言”的话,据此他不囿于当时的经典哲学,创造了新论,成为英国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的先驱。这种“学贵有疑”的精神,是一切大学者所共有的。哥白尼有疑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,始创太阳系学说。爱因斯坦有疑于前人的绝对时空观,始有相对论产生。可以说,任何一个在学术上有价值的造诣,莫不是疑前人之所不疑而有所发现发明的。

由此可知,读书学习决不可止于单纯知识的接受,而必须伴之以独立思考。孔子说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一定要把学与思结合起来。这就是说,读书一定要带着脑袋。造就创新能力的人才,如钱旭红院士所说,一定要大力弘扬创造性思维。杰出人才不是用单纯的知识灌注所能造就的,而是要培养其具有敢思敢想的品质,勇于疑前人所不疑,具有创新思维。

阶段,时间的概念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慢慢建立起来的,而心急的我们常常因为孩子跟不上我们的节奏强行按下加速键。“催催妈”固执秉承的要求和标准却让这些提前到来了。

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不磨蹭?很抱歉,不存在这样的时候。因为磨蹭是人的天性。磨蹭其实是孩子的必经阶段,时间的概念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慢慢建立起来的,而心急的我们常常因为孩子跟不上我们的节奏强行按下加速键。“催催妈”固执秉承的要求和标准却让这些提前到来了。

明请看:回望在朵云轩的青春岁月颇多感慨。愿海上朵云:天光云影,再造时代艺境。



几乎每棵树,我都去写生,那时,为了画松树,还想尽办法跑到部队大院去“偷看”。曹惟乾对我交出的作业比较满意,又问我:“小乐,你能自己配文字吗?”凭着初生牛犊的劲儿,我立刻回答:“没问题”。因为课业稿比较多,文字也写得很多,1987年5月,从书中比较少有的上下本《怎样画树》出版了。或许是因为反响尚不错,1989年曹惟乾又约稿《怎样画瀑布》,1997年6月出了《怎样画山水写生与点景》,共四本。

其实,我早在1987年“出国潮”期间就留学去了日本,但在远离故乡的那几年,依然和曹惟乾、张雄,以及上海的朋友们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。1991年,张雄找到我,希望能出一本《名山大川》(含封面共计13张)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盛行挂历,是当时全国家庭的日常必备,至今都有使用或者专门收藏。每年都有不计其数不同主题的挂历,这也是朵云轩的重要收入来源,平均每本的印量至少都

在20万册起印,但当时印制的基本都是吴昌硕、吴湖帆、齐白石等已故并达到一定成就的艺术家。为了张雄的这个选题,社里开设专题会讨论,张雄力排众议决意要出,结果一炮打响,卖到脱销,后又加印。很多原先素未谋面,后来成为好朋友的南北画友们,有时还会提及此事,说曾参考着这本挂历临摹了很长一段时

间,还误以为这是某一位老先生所画。

可以说,获邀参与“怎样画”系列、出挂历,对当年的我,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和鼓励。曹惟乾、张雄作为编辑,之前与我素昧平生,他们专业上苛刻、较真,为人宽厚、正直,他们如良师益友,扶植了一个年轻的画家,我们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张雄本人也会画画,我一直觉得他个人没有往专业上发展很可惜,但他对我的建议总是一笑了之,甘做绿叶。

编完《中国画技法入门》丛书,曹惟乾也离开了上海,旅居荷兰,与我们失去了联系。很希望能有知悉他音讯的文

友借我这篇小文,向他传递来自故友的一份深深思念。

当然,我和朵云轩的缘分还远不仅于此,蒙当年主持朵云轩拍卖的祝君波先生不弃,我的作品在朵云轩一直成绩不俗,有两三次还上过拍卖图录的封面。正如朵云轩当年无私地拥抱了我,如今,我也想尽我的能力和助力朵云画廊,能够让书画家们、年轻人们有一个展示的空间,培养出更多未来的艺术家。

事实上,我与朵云轩的结缘一直可以追溯到1973年,那时我是黄浦区培光中学学生,是年正好是上海书画社送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《关于培养木版书水印接班人的名单报告》,附件中列举在上海物色到的47位培养对象,其中在刻字组就有我的名字,这是中学领导以学校的名义推荐进去的,差点要进木版书水印培训班。当年如果去了,我与朵云轩可能就是另一段故事了。

明请看:回望在朵云轩的青春岁月颇多感慨。愿海上朵云:天光云影,再造时代艺境。

## 我与朵云轩的半生缘

乐震文

明请看:回望在朵云轩的青春岁月颇多感慨。愿海上朵云:天光云影,再造时代艺境。